

(三) 出擊前奏曲

像每一個人一樣，安德生經常做夢，差不多每次睡眠他都會發好幾個夢。他記得小時候有很多有趣而又可愛的夢境，到了少年時代，更加插入許多醉人和浪漫的綺夢。後來他加入軍隊、受訓、出征、殲敵，包括平民百姓，他做的夢境便大多數是惡夢。有時他會做一些不明所以的夢，大部分已經忘卻。但有些夢，他會發許多回，記得很清楚，可是沒有一絲頭緒為什麼會重覆發著相似的夢境。其中一個是他正在看著一個燃燒的心形，那個心形很特別，心的尖角處是缺落的。小時侯，他的印地安人父親曾經多次告訴他，無數世代之前，當他們的部族向天神祈祭時，每個人會在晚上燒起一堆火，圍成一個很大的心型圈子，一面唱歌，一面跳舞。安德生故所以認為父親的憶述令他不時發這樣的夢。不過當他第一次查看基金總部的人造衛星照片時，他的整個心仿佛要跳出來。從高空去看，整個人文基金廣場就是一個這樣的心形。尤其是有些晚上，當每座低層建築物的天臺亮起如同巨大火炬的特種燈光時，就像他的夢境一樣。他毫無異議地立時接受上級的命令去研究盧斯企業和基金總部，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。他心裏便想，如果上級要下令「對付」這個機構，或許自己可以做點事情救援好多人的性命，那裏面有好多無辜的人啊！再者盧斯企業和盧斯人文基金至少在表面並沒有做違法的事情。政府也未曾掌握到任何可觀的証據。這種想法非常不像一個職業軍人的行為態度。但假如知道七年前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，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和明白的。他的不服從性已經在他抗拒執行一次攻擊指令時顯露出來，他明白自己的軍旅生涯已經結束，所以要求退役，是他的上司要留住他，希望安德生將戰鬥的經驗和技能轉訓給危機部隊的隊員。

安德生的部隊裏面有很多是他的生死戰友。但芬麗絲是不同的。他們可算得上是青梅竹馬。芬麗絲是一個被收養的女孩子，但是養父母對她卻是馬馬虎虎，相反過來，安德生的父母卻非常喜歡這個小女孩。芬麗絲從小便和安德生在一起玩，大學時代，他跟隨安德生一同進入軍事學院。畢業之後，最初他們在不同單位工作，後來芬麗絲通過特種部隊的考試，他們兩人便又再聚在一起。安德生好清楚，芬麗絲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要和他在一起。他感覺到芬麗絲的愛，他也肯定自己對她的情，但不能肯定是否是對等的愛。他們發生過多次的關係，但這並未沒有促成他有信心去和芬麗絲組織一個家庭。安德生一直爲此心裏非常內疚。而七年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更加令他們不能再多一些謹慎。

安德生正在沉思的時候，芬麗絲進來叫他去看一段新聞報告。那是一段錄影，新聞是早上發佈的。新聞事件發生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中國。中國最傑出的天文學家在一項汽車意外中死亡。這個天文學家的生平非常傳奇，所以報導偏重於他的生平，反而沒有敘述這宗汽車意外的詳情。汽車意外每天都有，亦沒有甚麼可以報導的。

天滿法師原名金天滿，出家後用了名字作為法號。他是北韓的中國裔人。在美國攻擊北韓時，他的父母在難民潮中死亡，只有七歲大的孩子被美軍救起，後來被一對華裔夫婦所收養。金天滿算是一個數學天才，他比別人遲入學，但卻比別人早中學畢業。十九歲時已大學畢業，二十三歲時在麻省理工學院天文學系研究院完成博士學位。他專攻的科目是天外隕石。

金天滿畢業之後，繼續留在麻省理工學院教學和做研究。二十五歲時他結婚，之後生有一個女孩。三十年代初中國爆發另一次民主運動，早已有名無實的「共產」政府與改革派達成協議，制定出一個十年期的民主化進程時間表。金天滿便和無數知識份子一樣，決定返回祖國出力建設高科技。他在中國並沒有繼續留在大學裏面講學，而是接受中央政府任命，組織一個叫「天外之眼」的研究機構，專門研究隕石對地球的危機和應變方法。三年之後，金天滿宣布自己剃度出家，自此他只有發表天文學的論文和報告，但卻沒有參加及出席任何的學術會議。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神祕的科學家。

電視的片段最後紀錄金天滿的佛教儀式葬禮，還有他的結髮妻子和女兒的錄像。這時候，芬麗絲停著了錄影機，用查詢的眼神望住安德生。長久的相處，他們兩人幾乎可以不用交談而能夠溝通。其實一看到金天滿的女兒的樣貌時，安德生便已經注意到這個少女的長相頗似小伙子。他們是不是有一點關係呢？

電視新聞紀錄還有一個尾聲，就是由金天滿所發現的一個神秘隕石會在數日之後最接近太陽系，這個隕石被金天滿起名為「黑色之石」。

安德生只帶了六個隊員去執行這次任務。人數比小伙子所容許的名額還要少。隊員裏面包括電腦、通訊、保安、搏擊和運輸的專才。他們乘坐一部外表普通的運輸大卡車慢慢地開赴首都華盛頓，一路上他們像平常的有說有笑，並沒有以前執行戰鬥任務時的那種緊張和沉重的心情。

最年輕的成員名叫雲生，他從來沒有到過首都華盛頓，所以大家決定早一天到達，可以到市內逛逛。其中兩名成員沒有興趣，留守在泊在近郊貨車場的大卡車上。他們參觀多個景點，下午時分就來到國會山莊，那裏，雲生看到有三十多個衣飾普通的人，用一種古怪打坐的姿式坐在一塊空地上，面向國會大樓，口中念念有詞。雲生覺得奇怪，便問道：「那些是甚麼人？」

一向視雲生為小弟的安德生正想回答，另外一個叫安遜的成員已經沉聲說道：「一班邪教雜種！」。安遜是個天主教徒。

「安，低聲一點！他們的走狗律師可能就在附近。」芬麗絲說。

安遜發出嘿的一聲。

「這是甚麼的一回事？」雲生覺得古怪，追問下去。安德生打一個手勢，眾人走向一個沒有人的空地，遠離那批「靜坐」的人羣。芬麗絲拍了拍雲生的肩膀，打趣的說道：「年輕人要多看看新聞呢！」雲生面紅了起來，不過還牽強說道：「我每天都有啊！」

「年輕人，你每天看的只是『真實電視』罷了！」安遜說。

自世紀初，年輕人便越來越對新聞冷感。整天都在無線電訊上打滾，不然就是在真感電玩遊戲中取樂，還有男女之間的約會，不會對殘酷現實瞄上一瞄。

安德生確定了沒有其他遊人，便解釋道：「這些是『歸一流』的信眾，嚴格來說，是這一代的『歸一流』的信眾。大約五十年前，『歸一流』在日本興起，本來是一個靜坐健身會，漸漸加入宗教道德理論，後來更進軍政治。本來很有希望奪得政權。大約二十多年前，卻在一場政治風暴中發動軍事政變，被當時政府查禁，會長從始失蹤，大部分重要人物在當晚反政變行動中被殺。政變之後，好多會眾依然被追捕，他們流亡到多個國家，重新組織，發展得竟比日本時代還豐盛。他們會所多的是捐獻，聘請了不少律師，專門對付指謫他們的人。安的話足以被他們告上法庭。我們現在的生活與世無爭，無謂惹上這些神棍吧！」

「他們在國會前面幹甚麼呢？」雲生向安德生發問。

「正如其他宗教，他們相信祈禱。不過他們更相信集體祈禱，認為效果比個別祈禱大很多。」安德生回答。

「他們在祈求甚麼呢？」

「歸一流的說法是美好世界，天下太平呢！」

「傳聞國會議長標霍斯也是信眾。」安遜沉聲說道。

「標霍斯是個厲害人物。」安德生答非所問。

接近黃昏，他們離開市中心，來到一個貧民區，安德生指着遙遠處的一座高樓說道：「穿過這幾個貧民區就是盧斯人文基金廣場。現在我們到『每日一餐』吃點東西吧！這也算一個景點呢。」安德生一邊走一邊解釋。「『每日一餐』是全球最大慈善基金『善世會』的飯堂。這是個很特別的飯堂，也是個濟貧中心。有錢的付錢，貧民可以記帳。每日只可以吃一餐，都是齋菜白飯。還設有免費浴室，要求污穢的流浪漢先沐浴後進餐，贈衣當然免不了，髒衣服則取去再造或清洗。那裏還有義診和康樂中心。」

一會兒，他們走入一所有三層高的樓房的地下，裏面擺設得就是個普通的餐館，可以坐上二百多人。地方潔淨光亮，牆壁顏色柔和，掛有不同題材的板畫，整個佈置顯得典雅大方，真不像一個贈衣施餐的大飯堂。奇怪的是還有穿上光鮮制服的服務員過來招呼「客人」到座位處。那時已過了晚飯的時間，不過還有百多人在進膳，很多是老人和小孩。

餐後，雲生還稱讚食物美味可口，說最初還有點擔心呢。只是量有點少，怪在就是付錢也不肯加個菜色或白飯，說是少食才健康，規矩真多。跟著，他們到四處參觀，有個義工陪伴他們，介紹「每日一餐」的起源，設備和操作。最後來到一個廳堂，義工微笑的告辭，說道那是捐獻堂，客人喜歡的話可以進去「參觀」並贈獻，否則可以從另外一個門戶離開。

雲生可不放過，先拿好幾百塊錢，就走進去。各人也跟過去。裏面沒有其他遊人，也沒有甚麼可值參觀，只有一個老婆婆和一個青年人。都穿着善世會的義工制服。坐着的老婆婆正在閉目養神，青年人則站着看書。

雲生將大家的捐款放入自動收款機，拿了收條，眾人就離開了「每日一餐」。

走出了「每日一餐」的大樓，安德生忽然對安遜說；「安，覺得他們一直『看』着我們嗎？」

「唔，不過他們連眼皮都沒有動一下。」

「一般善世會的義工也不會對參觀者不理不睬的。普通人也不可以這樣連一點動作也沒有！」芬麗絲說。

捐獻堂中的青年人對老婆婆『說』；「婆婆，這幾個人的『氣質』很奇怪，很不同。」

「你看出來了，但不要跟過去，由其是今晚。他們知道你在『觀察』著他們。他們也不是那邊的人。」

老婆婆依然在閉目養神，而青年人則在看書，沒有人看出來他們用心靈管道作了短暫的交談。